

周禮正義

冊八

周禮正義

卷八

周禮正義卷二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曰鄉取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疏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者州長之官法也教者

列猶鄉大夫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也賈疏謂治政令之法者十

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非經義阮元云賈意於經教字一逗然

黨正云政令教治則賈讀非也注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者

大司徒注義同引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者衛靈公篇文何氏集解

引鄭注云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亦據鄉遂爲說又

引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者左宣十一年傳云楚子

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

歸謂之夏州杜注云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引之者證侯國亦有

也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

其過惡而戒之

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

疏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者以下並掌當州

教治之事賈疏云謂建子之月一日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

法使知之云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與司諫爲官聯也德行道

藝等黨正以下各有所書此官又總統校攷之說又力部云勸勉也云

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與司救爲官聯也過惡卽司救之衰惡過失

糾戒亦與司救誅讓防禁事略同注云屬猶合也聚也者說文尸

部云屬連也引申爲合聚之義屬聚遂大夫大行人注並同云因聚

周禮正義卷二十二 中華書局聚

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者爲其聞之者衆將以勸 若以歲時祭祀州

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序州黨之學也

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疏若以歲時祭祀州社者賈疏云上

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疏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

唯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

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案賈說是也州社蓋亦有仲春仲秋兩祭黨正

祭祭族師祭酺皆以春秋蓋禮有隆殺而時則同此經不著時者以

下文云春秋會民而射於州序變文以避復重也凡社歲二祭詳肆

師疏州社者州之官社鄉遂之制二千五百家以上始得立社也祭

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祭

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

孔疏云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禘牡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

故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

雖云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

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案以孔引駁異義說參綜攷之鄭意蓋謂周

時有公社有私社公社斷自鄉州縣都此經州社是也其私社則大

夫士庶人族居百家以上得立之祭法置社是也駁異義謂有國及

治民大夫有社稷自指國邑公社言之孔以爲百家以上之治民大

夫非鄭指也公社之祭王侯及治民大夫主之故祭法云大夫以下

明平民百別祭祭酺私社之祭貴家大族主之故祭法云大夫以下

明平民百家以上尚不得立社也孔唯引鄭駁義而不詳許說云何攷

說文示部云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說或當與彼同但經無此文

風俗通義祀典篇引作周禮說蓋此經舊師說如是據彼則閭里

二十五家卽得立社史記魯世家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哀十五年左傳杜注呂

氏春秋慎大篇高注漢書五行志顏注引臣瓚說管子小稱篇尹注
史記孔子世家索隱荀子仲尼篇楊注說並同商子賞刑篇云里有
書社楚辭天問云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皆閭里立社之證
然左哀十五年傳齊與衛書社五百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說齊桓公
以書社五百封管仲荀子仲尼篇作書社三百呂氏春秋高義篇說
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
孔子以上諸書所云書社或致異國或賜諸臣則當爲都鄙采地之
制都鄙制丘甸則不得有二十五家之里戰國策秦策云賜之二社
之地高注云邑皆有社二社二邑彼邑似卽指都鄙四井之邑左傳
昭二十五年傳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千社疑亦卽千邑也若然鄉
遂二十五家而立社都鄙公邑四井而立社與今攷呂氏春秋慎大
篇云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則周初已有書社竊疑卽置社之
制與閭里之社不同閭里二十五家立社恐是晚周之法許應所稱
雖經師舊義鄭所不從故郊特牲孔疏云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
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鄭志云月
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案孔辯民社爲秦制
深得鄭指管子乘馬篇又云方六里爲社方六里爲積三十六里以
一里八家計之凡二百八十八家此疑齊制與禮亦不合也云則屬
其民而讀禮亦如之者謂正月吉日之外復有仲春仲秋社後兩次
讀法亦有攷糾勸戒之事如正月吉也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
序者禮卽鄉射之禮王制云元日習射上功是也亦春秋兩行不必
與祭社同月鄉射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
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鄉飲酒義云合
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鄭彼注云鄉射則州長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
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

從大守相臨之禮也賈疏云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注云序州黨之學也者鄉飲酒義注義同賈疏云案下黨正亦云飲酒於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爲序若鄉則立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詒讓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鄭注云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又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案依鄭鄉射注義則鄉郊之學爲庠有室州黨之學爲序無室序正字當作謝又卽爾雅釋宮之榭書泰誓孔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其序爲大學東序之專名具有堂室與庠略同不可通於州黨無室之學經典凡說州學作序作豫者並聲近段借字此經及學記注並不破序爲謝者文不具也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注云羣吏鄉遂之官彼注蓋並冢侯國言之不復析別耳實則鄉遂不得有東序也焦循云爾雅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榭蒙無東西廂言則視寢又無室矣杜預注宣十六年傳云宣榭講武屋謂屋歇前孔疏云歇前者無壁如今廳是也歇前正無廂與室之屋也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以校序庠別於學序乃鄉學之名殷人尚質其制無室而歇前周立此制於州遂而易鄉學爲庠也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文王世子於大學言東序是大學亦有序稱周之東序又曰東膠膠與校蓋同音通用字大學稱序校猶鄉學名庠而北學亦稱上庠也歇前之制惟在州遂者然耳段玉裁云成周學制鄉有鄉學其屬別爲州黨族比閭州有州序黨有黨序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

朝夕坐於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家有塾也鄉大夫等掌之大司徒領之自鄉而四郊每郊有郊學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鄭注周立小學於四郊鄉之不帥教者不變移之郊鄭注爲之習禮於郊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鄭注謂論說於郊學祭義天子設四學鄭注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也皆是也亦大司徒領之由郊而外距郊百里內爲六遂鄰里鄴鄴縣皆其屬別也每遂有學學記所謂術有序是也其所屬之學當亦如鄉遂大夫等主之亦大司徒領之此城中城外學之大槩也鄉學必在百里之適中而不在邊虞庠乃設百里之邊故記曰在國之四郊注謂之郊學命鄉簡不帥教者習禮先在本鄉繼右鄉移左鄉左鄉移右鄉繼移郊學繼移遂學終乃屏之遠方由近洎遠釐然可攷案段說其數周鄉遂學制依鄭三禮注義鄉學名庠六鄉則六庠也鄉之次爲州州學名序六鄉三十州則有三十序也州之次爲黨黨學亦各序六鄉百五十黨則有百五十序也六鄉地不逾四同而立庠序百八十有六國學及四郊之學尚不與其數教法亦甚詳矣蓋周制自國學外鄉學郊學並名庠王制及鄉飲酒義所說是也州黨及六遂之學並名序此經及學記所說是也左襄三十年傳鄭有鄉校此猶東序之或稱東膠蓋侯國之制至孟子滕文公篇說夏校殷序周庠史記儒林傳同說文廣部則云庠禮官養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漢書儒林傳說同文雖差異要並指三代之鄉學而言焦循說其塙段玉裁孔廣森說亦同遂學亦名序故學記云術有序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孔疏云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序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陳祥道云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官一等矣州長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案陳說比例極是足申鄭孔義若然六遂亦當有六序遂之三十縣百五十鄙與鄉之州黨同當亦有學然其名不見於經學記

疏謂亦名序未知然否漢書食貨志謂五比爲鄰五鄰爲里里有序序有左塾右塾白虎通義辟雍篇說同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又謂一里八十家中里爲校室以此例之則似閭族里鄣亦有學經注並無文未知其審段玉裁謂班何所云即學記之家有塾理或然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射義云內志正外體直是也引射義曰射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者證射爲正志之義賈疏云釋陳也言各陳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也 **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者祭祀喪紀皆當州之禮事亦教治之一隅也注云大祭祀謂州社稷也者明與它職大祭

祀關天地宗廟者異賈疏云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云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也者以鄉吏之中爵尊者無過鄉老鄉大夫卒於所治之州里亦得爲喪紀之大者明與它職大喪關王后世子者異也云涖臨也者天官世婦注同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

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疏**若國

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者賈疏云言若者不定之辭若如也如有國家作起其民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此數事者皆須徵聚其民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於司徒也注云致之致之於司徒也者賈疏云謂州長致與小司徒小司徒乃帥而致與大司徒故小司徒職云大軍旅帥其衆庶是也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者夏官敘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師衆卽一州二千五百家所出州長敘官云每州中大夫一人此又云掌其戒令賞罰故知在軍就爲師帥左傳十五年傳晉作州

兵杜注云使州長繕甲兵蓋亦師帥之事也賈疏云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師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己民爲師帥卽是因內政寄軍令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疏終始也凡此經云歲終皆爲建丑之月賈疏謂周歲終失之詳宰夫疏云則會其州之政令者此正當州之歲會亦州吏之官成也云正歲則讀教灋如初者夏正建寅之月又讀教法此在周正月後兩月仲春祭社前一月則此官一歲四讀法也注云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者上文正月之吉已屬州民而讀法是建子之月已讀之此於正歲建寅之月又讀之明爲四時之正故重復申戒欲民之徧諭也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鄭司農云贊助也

疏三年

大比則大攷州里者此州吏之官計也賈疏云州長至三年大案比之日則大考州里者謂年年考訖至三年則大考之言大者時有黜陟廢興故也詒讓案大攷州里謂攷察吏民之賢否州里關黨族閭比言之詳鄉師疏云以贊鄉大夫廢興者此亦兼興民察吏二者言之鄉大夫於大比之時有賓興賢能之事又因以察吏治遂大夫云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眊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是大比民有賓興吏有廢置皆鄉遂大夫總掌其事州長縣正以下則贊之明大比與大計事相因也詳司書疏注云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者大宰注云廢猶退也興與進義亦相成鄭司農云贊助也者充人大行人注並同小爾雅廣詁云贊助佐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鄭司農云五百家為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

其黨

之政令

教治者教謂教於黨學及後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事是也

注鄭司農云五百家為黨者大司徒注義同引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者鄉黨憲問篇文彼魯制諸侯三鄉亦五百家為黨故引以為證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

屬民而讀邦彊以糾戒之

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

疏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

民而讀邦彊以糾戒之者賈疏云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

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為也

注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大宰注云吉謂朔日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者賈疏云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

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祭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

彌親故七讀法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總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惠士奇云讀法州長一年四黨正七族師十有

四閭胥

春秋祭祭亦如之

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

疏春秋祭祭者與相擬蓋亦以仲春仲秋祭之賈疏云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

秋祭祭神也云亦如之者亦屬民而讀法也

注云祭謂雩祭水旱之神者即大祝六祈之祭也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

注云宗皆當為祭故此云雩祭又左昭元年傳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是乎祭之說文亦部云祭設縣繩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日祭衛使災不生金鶚云大祝六祈三曰雩四曰祭雩之祭主於癘疫祭之祭主於水旱故祭法云雩宗祭水旱雪

霜風雨之不時爲水旱所由致義與水旱相因也第禋禴二祭相似鄭注大祝云禴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是禴祭一類故禳癘疫亦通謂之祭也祭之祭雖有日月星辰山川二而山川較多楚語曰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韋注云此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然則祭於日月星辰者惟天子有之非天子則祭於山川黨正職云春秋祭祭是祭之祭達於大夫可知祭於山川者多也祭祭亦及社稷大祝職曰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鄭注天裁疫癘水旱也是祭及社稷矣左傳第言山川而不及社稷以臺駘爲汾神故也且祭之時亦有二無定時者遇災而行所以禳水旱則山川社稷並祭有定時者於春秋二仲行之春祈雨暘之時若秋則報之與祭社稷之義略同其祭則主山川而不及社稷以社稷已自有春秋之祭也州長言春秋祭社黨正言春秋祭祭社有定時則祭亦有定時可知社稷尊於山川故州長祭社黨正祭祭案金說甚覈此經之祭祭祭法謂之雩祭蓋因祭水旱之神通謂之雩其實與祭雩不同周祭雩有二正雩爲常禮月令繫於五月依鄭義則在周六月又有旱雩爲變禮周秋三月遇旱則祭不早則否月令大雩帝之下又有命百縣雩祀之文百縣卽謂畿內鄉遂公邑則州黨得有常雩之祭其旱雩之祭亦當有之但二雩並無春秋再祭之法則雩祭與常雩不同明矣論衡謂古有春秋二雩其說絕無根據不足證此也雩禮詳女巫疏又晉書禮志引摯虞議謂此祭祭卽書之六宗及月令之天宗其說甚誤但摯議以此祭祭與肆師社宗並舉審校文義疑摯氏所見本祭實作宗或據賈馬王諸家舊讀故與鄭異也云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者豈人注云祭謂營鄼所祭營鄼卽謂壇之營域也祭與社稷同爲地示故其壇位略同社稷壇位詳大司徒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

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

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

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

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疏序以正齒位者謂行鄉飲酒之禮於黨學

之序也黨序亦無室與州序同學記云黨有庠孔疏云州黨曰序此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庾氏云黨有庠

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焦循云黨與遂對舉則鄉之通名案焦說近是互詳州長疏正齒位卽王制云習鄉上齒是也管子八觀篇

云時無會同喪烝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無自生矣此因蜡祭而行鄉飲酒卽會同以明齒長教輯睦之事也賈疏云黨正行正齒

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

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於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者祭義文同賈疏云當正

齒位之時民內有爲壹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壹命亦天子之臣若有壹命之人來者卽於堂

下鄉里之中爲齒也再命齒于父族謂父族爲賓卽與之爲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爲賓亦不與之

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爲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典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

二命下士壹命則此壹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
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者釋文云
蜡依字作蜡案月令釋文引字林作蜡即蜡之俗郊特牲云天子大
蜡入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
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
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鄭彼注云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
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
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案鄭以此經云索鬼神與郊特牲蜡
索之訓正相會故據以爲說周十二月於夏正爲十月故月令孟冬
云是月也大飲烝鄭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
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烝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
月令又云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
祀勞農以休息之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或言祈年或言大
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疏云
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
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
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
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
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
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敘在祈年之
前然鄭爲大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
大飲卽黨正飲酒也案據鄭孔說則建亥之月天子先大飲烝於大
學大飲之後有蜡祭蜡之後有臘祭臘之後黨正乃屬民飲酒於序

正齒位其次蓋如此此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即舉蜡祭以明黨正
 之飲酒在國蜡後也索鬼神即指大蜡入神而鄭孔據月令以說蜡
 謂入神之外又廣及日月星辰社門閭等衆神金鶚云月令多雜秦
 制秦無蜡祭而於孟冬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遂勞農休
 息以傲周之大蜡而不以蜡名之後儒不察而以爲周禮誤矣周禮
 孟春祈穀於上帝仲春祭社稷亦所以祈年皆於本年之春行之未
 有預祈於年前者也歲終之祭當報而不當祈且祈年不當但祈日
 月星辰而不及上帝日月從祀於園丘南郊又特祀於二分未聞祀
 於孟冬者也社已祀於春秋先祖已祭於四時此時適已烝祭五祀
 已分祭於四時乃復祭之不病其數乎況先祖五祀於勞農休息絕
 不相關又先祖祭於廟五祀祭於宮而勞農休息則在於郊其地隔
 遠皆不合於禮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鄭
 注云謂蜡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不知蜡祭畢必行燕
 禮燕禮以大夫爲賓孔子爲大夫故爲蜡賓燕於寢故事畢而出游
 於觀若祭宗廟而助祭孔子安得爲賓乎不得據此而謂蜡亦祭宗
 廟者也然則祈年於天宗以下三祭非周禮明矣鄭注皆指爲周之
 蜡祭殊不知郊特牲明箸八蜡之神若蜡祭亦祭天宗公社等神經
 文何以不箸乎且經云蜡者索也以入神有功於民而非常祀之所
 及故必索而祭之若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何待索邪案金謂祈年天
 宗祠公社門閭非蜡祭是也黃以周說同大蜡入神皆非常祀所及
 搜索而祭之故經云索鬼神與大司徒十二荒政之索鬼神爲修廢
 祀事異而義同也至臘爲息民之祭與蜡同日行之但有尊卑之別
 耳通言之臘亦得謂之蜡其黨正飲酒正齒位即在蜡臘之日故郊
 特牲因蜡而及息民之祭月令又因臘而及勞農休息之事明黨飲
 亦與蜡臘事相因雜記云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鄭彼注亦引此經爲
 說是其證也蜡臘異同詳篇章疏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

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者案彼云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鄭彼注云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孔疏云按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餘爲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傍同南面立也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爲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則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釋文云隙本又作郤案郤卽隙之借字白虎通義鄉射篇云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以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茨牆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閒暇復長幼之序也鄉飲酒義云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鄭亦本彼爲說國語齊語云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亦謂此也賈疏云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卽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以今儀禮唯有鄉飲酒禮爲諸侯鄉大夫禮無天子黨正飲酒之禮也云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賈疏云鄉飲酒義唯有五十已上豆數之言此經唯有一命已上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注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案賈說是

也此蒙上禮亡而言微失少者謂記雖略見其事而文不備耳云凡射飲酒者賈疏云謂州長春秋行射黨正十二月行鄉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者明此三命再命一命並據當鄉之民仕者而言也賈疏云證此經壹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云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是也者鄉飲鄉射二記並有此文故兼引之賈疏云證二事俱有壹命已上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旣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爲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文于世子云古者謂年齒齒亦齡也鄭彼注云齒人壽之數也又祭義注云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賈疏云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賢賓客相次以其壹命若據天子之國壹命爲下士若據諸侯之國壹命爲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士立於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于亦當作於此猶文王世子云不踰父兄也父族對異姓言之則凡同大宗者皆齒不徒九族也賈疏云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賈疏云旣言齒於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尊者于亦當作於此不齒謂爵貴特居尊位雖父族亦不以年相次荀子大略篇云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祭義文略同所謂不齒也與大司寇圜土罷民不齒義異遵席於尊東亦兼據鄉飲鄉射二禮爲說鄉飲酒禮云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旣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鄭彼注云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席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又鄉射禮一

人舉饌後云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升席于尊東注云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今文遵爲俱尊東明與賓夾尊也案鄉飲鄉射遵席皆與賓夾尊鄉飲酒禮遵席於賓東者賓東即尊東二經義不異也賈疏云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法謂之爲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於尊東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又爲衆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卿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鄉三命大夫壹命子男之鄉再命大夫壹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鄉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於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壹命齒於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於父族父族爲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則此黨正飲酒有壹命已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爲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法別爲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案依鄭三禮注及賈疏義則此黨飲酒正齒位雖義主尚齒而實兼貴貴故一命無不齒再命則有齒有不齒三命則皆不齒其鄉飲酒賓賢能則尊賢而兼貴貴故天子中士再命仍齒於鄉里而侯國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鄉再命子男大夫一命者轉得與天子上士同不齒也至文王世子說天子諸侯朝公族於內朝則又親親而兼尚